

跨文化视野下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程国赋 何志军 主编



创于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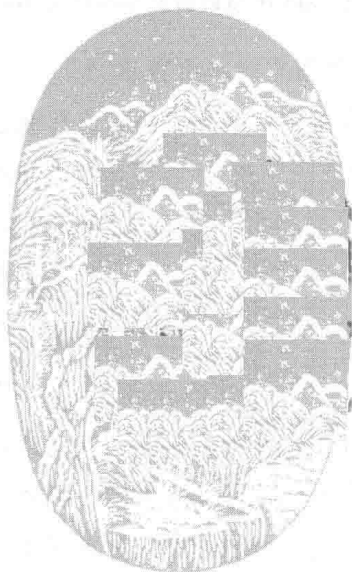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UAWENHUA SHIYE XIA DE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卷外稿

跨文化视野下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程国赋 何志军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程国赋, 何志军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028-6

I. ①跨… II. ①程… ②何…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863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程国赋 何志军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028-6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1/2

定价: 48.00 元

前 言

自 2015 年 6 月开始，广东省正式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力争用 5 至 10 年时间，建成若干所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大学，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等特色重点学科。经过严格择优遴选，共有 7 所高校和 18 个学科项目分别入选广东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暨南大学有幸进入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行列，而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起组建的“中外语言文学学科群”，成为学校 13 个学科组团之一，担负着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任。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前辈学者汤肇民教授、陈芦荻教授、艾治平教授、郑孟彤教授、李文初教授、洪柏昭教授、王景霓教授等人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学科于 198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进入 21 世纪以后，著名词学研究专家邓乔彬教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2003 年，邓乔彬教授领衔的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术特色和发展潜力，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诗词学研究、儒释道与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小说，诗词学，先秦诸子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道教与中国文学，玄学与中国文学，理学与中国文学，古代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文学文献的刊刻与读者之关系，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与学术史，域外汉学与古代文学的海外流衍，制度文化、家族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等对古代文学的影响等。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有意识地在文化学的视野中探讨古代文学，研究重点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的关系、儒释道与古典诗词学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史等方面。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梯队结构合理，成员主要是30至50多岁的中青年博士，年富力强，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高职称的特点。教师队伍中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多种荣誉称号，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近年来承担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等30余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多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为顺应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要求，加快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步伐，我们编撰了这本《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于2017年出版。该书共分四辑，即第一辑“文化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第二辑“文艺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古代小说及传播研究”、第四辑“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共收入21篇论文。论文作者绝大多数是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教师，其中有些文章已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献》《世界宗教研究》《红楼梦学刊》《学术研究》《暨南学报》《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昆明学院学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诸杂志上，也有一些文章是首次发表。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前辈、同行专家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的编撰，求教于各位前辈与同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特此致谢。

目 录

第一辑 文化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1
《离骚》神游古国及意旨新探	3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18
佛陀“相好”与六朝男性审美形象女性化	31
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46
欧阳修的《易》学研究古文文风转变	66
效体·辨体·破体	
——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	82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的特点与贡献	96
早期《申报》文人群体与唱酬之风的形成	110
从章太炎到陈寅恪：魏晋六朝之学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122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七子派研究述评	153
第二辑 文艺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183
进士文化与唐诗的兴寄	185
从实时评价到历时接受	
——论贾似道在诗歌中的形象嬗变	207
论竞陵派对诗歌情理的辨识与批评	221

第三辑 古代小说及传播研究 231

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 233

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 253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文学与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269

红学索隐体系化的理路

——从《妙复轩评石头记》到《石头记微言》的承转 282

第四辑 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299

周邦彦晚年事迹二考 301

晚明作家五考 312

从文献典籍看岭南黄大仙演进过程 325

日本明治以降《史记》研究著述概要 333

第一辑



文化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离骚》神游古国及意旨新探

宋小克

《离骚》难读，又以求女、神游部分为最。难题之一，《离骚》神游经历地点、路径混乱；难题之二，周游地点、路径与诗歌意旨关系不明。对于第一点，要立足楚地、用楚人当时的地理知识来解决《离骚》中的地名问题，而不能用北方诸侯古史，乃至汉代以后的地理知识，去割裂、重整《离骚》的地理系统。《山海经》出自楚地，是楚人的神话、地理知识，也是解读《离骚》的最可靠典籍。对于第二点，则需要考索与地点相关的神话、古史，方能得到准确答案。本文采用资料，以《山海经》为主，辅以《华阳国志》《淮南子》等，意在以“楚”解“骚”，阐明《离骚》周游之意旨。

一、南楚之游

屈原创作《离骚》，在被楚怀王疏远之时，但尚未离开郢都，处于“去”与“留”的矛盾之中。^①《离骚》设计出周游天地，求女、访古国，皆以郢都为中心。《离骚》主人公的南楚之游，属于倾诉之旅。诗人兼具“内美”与“修能”，急切希望辅助怀王复兴楚国。但是，群小贪婪嫉妒，楚王昏聩多疑，致使诗人进退失据，动辄得咎。诗人不忍为“周容”之态，决意自疏、周游四荒。临行前，女嬃告诫：“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意谓天下人皆是非颠倒，无处寻觅知己。在现实世界，既找不到知己，诗人遂溯湘水而上，向古帝舜倾诉。

^① 汤炳正：《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页。

古帝之中，舜葬苍梧之野，在楚国境内，于屈原更为亲近。故《九章·涉江》云：“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地缘之外，舜的个人经历和品质，也是屈原前往倾诉的重要原因。首先，舜遭遇坎坷，与屈原同病相怜。据《虞书·尧典》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①舜之父、后母、后弟皆视舜如仇，非但不为娶妻，甚至多次试图谋杀舜。然而，舜虽遭父母、后弟陷害，终不改孝悌之心。屈原不解，舜品行如此，何以未得父母之心。故《天问》云：“舜闵在家，父何以鯀？”闵，忧也，言舜忧愁不知所出也。屈原与舜的遭遇类似：自己对怀王一片赤诚，怀王却轻信谗言，迁怒于己。其二，舜为人耿介，不受世俗流言迷惑。《九章·哀郢》：“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抗行，即高行，以为超越世俗非议。尧舜遭非议之处有二：其一，舜不告而娶，是为不孝；其二，尧不传子而传贤，是为不慈。尧舜超越流俗的“耿介”与“抗行”，正是屈原所崇尚的品格。故而，当屈原遭受小人诽谤，愤懑无法排解时，遂溯湘水向舜倾诉。

倾诉之后，诗人认为汤禹已去，自己生不逢时，决意远离政治，转而为己求女。古人政治失意后，常以求妇女、饮酒自解。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遭魏王猜忌后，“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②。信陵君“近妇女”，意在避祸，而屈原求女则意在求知己。当屈原被疏之时，旁人姑且不乱，亲近之“女嬃”亦不知诗人之心。当此之际，屈原陷入空前的孤独，迫切需要一个懂自己内心的人。舜虽不得父母认同，却得到帝尧的认可，尤其是尧二女的倾慕。故《天问》云：“尧不姚告，二女何亲？”言尧二女非礼而嫁，为何不失“亲爱”之意？尧之二女，跟沅湘流域渊源颇深。《史记·秦始皇本纪》、刘向《列女传》和王逸《章句》记载，舜二妃曰娥皇、女英，随舜南巡，亦葬湘水，为湘水神。娥皇、女英的传说，在沅湘流域颇广，也成为诗人求女的一个触发点。

南楚倾诉之游后，是飞升昆仑的求女之游。两段神游之旅，驾驭的动物不同：南楚之游是驾驷马，昆仑求女之游是驾飞龙。《离骚》云：“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那么，诗人为何换“马”为“龙”，龙又从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8页。

② 司马迁：《史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83页。

何来呢？按《离骚》大量采用神话物象，其神游亦出入神话世界。据《山海经》记载，四方之神祝融、蓐收、禺强、句芒皆“乘两龙”，渡深渊之冰夷，上天之子夏启亦“乘两龙”。又昆仑高万仞，下有弱水之渊环之，诗人欲上昆仑求女，必驾飞龙方能到达。在神话传说中，帝舜则有畜龙之官，并有赐龙先例。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昔有飏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鬻川，鬻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① 扰，训为“顺”，意谓驯服之。董父善驯养龙，故帝舜拥有大量可乘之龙。夏孔甲顺服帝舜，故帝舜赐之四龙。诗人就舜陈词倾诉，亦可谓顺服，故得赐“驷玉虬”。可见，《离骚》描写周游，忽龙、忽马，看似恍惚莫测，实则文理宛然，天衣无缝。

二、昆仑求女

昆仑之游，是求女之旅的第一站。《离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县圃，即《山海经》之“帝之平圃”，在昆仑山上。琐，指门镂。灵琐，指天帝苑囿之门。在天帝苑囿之中，出现三个重要物象：咸池、扶桑、若木。旧注多采信《淮南子》，以为咸池、扶桑在东方，遂谓《离骚》曾往返东方、西方，或以为诗人次日又来昆仑。按《淮南子》后出，多据《离骚》构建天文系统，不可盲从。其实，三个物象，皆位于西方昆仑之山，属诗人构造县圃、帝宫物象。

《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咸池，王逸注引《淮南子》，以为咸池为日浴之处，在东方。咸池在东方，与诗人所在之昆仑方位，正相反，诗人述行不能如此荒诞。据徐文靖《管城硕记》：“按《石氏星经》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书》曰：‘西宫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鱼之囿也。’饮马咸池者，谓此。以咸池为日浴处，《淮南》之妄也。”^②《淮南子》后出，所构建昆仑神话系统，多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1页。

② 徐文靖：《管城硕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5页。

本之《离骚》《天问》，其说不可盲从。徐氏考证可信，咸池当在西方。又据《史记·天官书》记载：“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①车舍，即天帝停车之处。“饮余马咸池，总余辔乎扶桑”，意谓在咸池畔、扶桑下休息。

咸池在西方，系马之扶桑，亦当在西方。扶桑，又称扶木，分别见于《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②又《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③扶，本义为搀扶，引申有高意。如《山海经·中山经》有“扶竹”。《庄子·在宥》有：“扶摇之枝。”^④又《吕氏春秋·士容论》：“树肥无使扶疏。”^⑤可见，“扶桑”之名，“扶”言其高大，“桑”言其种属。扶桑，意谓高大的桑树。《淮南子》盖以“扶桑”在东方，《离骚》又“扶桑”“咸池”并称，故遂置“咸池”于东方。

其实，若木，也是桑树，据《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三山之上，皆生若木，可见“若木”指某一种树。郝懿行云：“若，《说文》作‘𣎵’，云：‘日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𣎵，木也，象形。’今案《说文》所言是东极若木，此经及《海内经》所说乃西极若木，不得同也。”^⑥“若”既作“𣎵”，那么，“若木”显然指“桑木”。可见，若木、扶桑，本质上都是桑树。《离骚》主人公所休憩的“县圃”，实际上是一片桑林。

明白了“县圃”即桑林，诗人求帝女的意图就豁然明朗。先秦时期，女子养蚕需外出采桑，常集中出现在桑林，因此桑林也成为男女相遇、约会的场所。在神话中，天帝之女也从事采桑劳动。据《山海经·中山十一经》记载宣山，云：“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帝女之桑，或因天帝之女曾采桑于此而得名。诗人神游县圃，逍遥桑林之间，其意正在求帝女。但《离骚》主人公飞达时已是黄昏，帝女已采桑完毕回宫，二人因“时之不当”而错失良缘。

① 司马迁：《史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4页。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0页。

③ 同上书，第354页。

④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85页。

⑤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65页。

⑥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37页。

诗人不甘失败，故有令帝阍开关之文。帝阍，掌管天帝宫门。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奇服、怪民不入宫。以时启闭。”^①帝阍禁止“奇服、怪民”入内，而《离骚》主人公，正是奇装异服之怪民。《离骚》记述临行前，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涉江》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芳洁而独特的服饰，是诗人高洁、耿介品格的象征。世俗混浊，小人嫉贤，故而诗人被挡在宫门之外。既想求见帝女，又不愿变服从俗，诗人无奈之下，只能“结幽兰”，长久伫立遥望。

三、阍风巴人

通过考察咸池、若木、扶桑三个物象，可知它们都在西方昆仑山。在楚人的观念中，昆仑山位于楚国的西北，原型是蜀地的岷山。当时楚国疆域，最西到达黔中和巫郡，接近毗邻巴蜀之地。诗人神游苍梧，尚在楚国境内，而此次神游昆仑则已越过边境，到达蜀国。蜀国境内有“县圃”，临近的巴国有“阍风”。

诗人在昆仑求女不得，无奈只能离去。《离骚》：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阍风而弭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春宫，王逸注：“东方青帝舍也”。按“白水”出昆仑山，属西方，若“春宫”在东方，诗人忽焉东西，与情理不合。王逸以“春宫”为“青帝舍”，盖受五行、五色与四季相配观念影响。“青”与“春”相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孟春纪》。白帝、青帝之说起于秦，保存在《吕氏春秋》中，后为《淮南子》继承。王逸以后起之说，注释先秦之《离骚》，不可盲从。从“将”字看，诗人此时尚未离开帝宫，属前瞻之辞。高丘、春宫，皆指刚游览过的县圃、帝宫。周拱辰云：“春宫，非东方青帝宫，即高丘神女与下女栖息之宫。”^②高丘神女，当指诗人想象中的帝女。诗人称帝女所居之宫为“春宫”，盖取义于《七月》春日采桑情景。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78页。

②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6页。

那么，诗人求“下女”，何以取道“阆风”呢？王逸注引《淮南子》云：“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阆风，在昆仑之上。”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入江州城下。”白水，即今之白龙江，古亦称恒水。袁珂注：“今在梓潼白水县，源从临洮之西西倾山来，经沓中，东流通阴平，至汉寿县入潜。”潜，指潜水，即今嘉陵江。沿嘉陵江下行，不远有阆中县。阆中县，即巴国故都。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任乃强注：“《通志》云：‘阆中城名曰高城，前临阆水，却据连岗。’是也。阆水，即嘉陵江一段。巴子时，江水盘绕蟠龙山尾，故曰‘阆中’。”^①可见，阆风，当指巴国故都“阆中”。

那么，“阆中”，何以称为“阆风”呢？《说文》云：“阆，高门也。”门高，则门洞空气流动强，形成风道，故称“阆风”。“阆风”，《淮南子·地形训》作“凉风”，山高则风凉，故称“凉风”，其意一也。此外，《离骚》称“阆中”为“阆风”，亦与巴人的族属有关。先秦时期，巴人族群构成复杂，再加流动迁徙，其来源、世系已不能确知。但在神话系统中，巴人的来源却非常明确。据《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自太皞至巴人，世系虽已不可考，但二者之渊源必有所本。太皞氏兴起于东方，故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市，春秋时属陈国。春秋时期，太皞氏后裔亦受封东方。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②四小国为太皞氏后裔，封地在鲁国境内，奉太皞之祀，风姓。太皞氏风姓，其后裔巴人亦当以“风”为姓。阆中为巴人故都，巴人风姓，故《离骚》称“阆中”为“阆风”。

《离骚》云：“登阆风而继马”，而阆中确有名山可登。据《华阳国志》记载，阆中县东北十里，有“灵台山”。灵台山，位于今阆中县与苍溪县界上。《寰宇记》引《周地图》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其“苍溪县”又云：“灵台山，一名天柱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高四百丈。上方百里，有鱼池，宜五谷。”^③可见，灵台山上地势平坦，草木繁茂，又有池水，是“继马”休息绝佳处所。又据扬雄《蜀王本纪》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1页。

③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记载，鳖灵为荆人，溯江而上，代杜宇为帝。^①可见，灵台山与楚人颇有渊源，而屈原登临似有凭吊古人之义。自春秋时期，巴楚交往不断，既有战争，也有结盟联姻。当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时，张仪率秦兵灭巴，那么，“阆风”之游，又多了一层凭吊亡国的意味。

四、宓妃穷石

《离骚》主人公求帝女失败后，暂栖息于阆风，随即开始三次求“下女”。《离骚》求女描写，融合神话与古史，看似漫无边际，实则井然有序。《离骚》明确记述了三次求女，分别是：宓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

诗人所求第一个女子是宓妃。《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宓妃，一作“處妃”。李善注《文选·洛神赋》云：“宓妃，宓義氏女，溺洛水而死，遂为河神。”^②按宓妃为伏羲之女，未见于先秦两汉文献，可存疑不论。然而，宓妃的地望，在西汉文献则多有记载。刘向《九叹·愍命》：“逐下袂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③扬雄《羽猎赋》：“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④张衡《思立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⑤洛，或作“雒”，指河南省洛水。可见，西汉人多认为宓妃是伊水、洛水间女神。故而，王逸注《天问》：“雒嫫，水神，谓宓妃也。”

宓妃为伊洛之神，可在诗歌本身找到内证。《离骚》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穷石，为后羿国故地。据《左传·襄公四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据此，穷石当在今河南境内，伊洛流域。又《淮南子·地形训》：“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据《括地志》《史记正义》记载，此“穷石”当在今张掖市。按古代同名之地甚多，穷石、弱水皆非一处，当选地理、文化近情理者。故而，徐文靖认为：“羿自鉏迁穷，地应相近，

①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③ 同上书，第302页。

④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⑤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9页。

何由远引张掖之穷石以为即羿国乎？”^①徐氏之说颇近情理，可从。后羿所居之“穷石”，正在伊洛流域，既与宓妃传说地域相合，又毗邻楚国边境，较张掖之“穷石”更近情理。

穷石，既在伊洛流域，那么，“洧盘”亦当距此不远。王逸注引《禹大传》云：“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据《山海经》，唯苕水出崦嵫山，无洧盘之水。《禹大传》不知所处，不可信。夏大霖：“洛水在河南，洧水亦在河南，春秋时郑地，齐国时属魏。”^②按“洧盘”疑即“洧渊”。据《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禴焉，子产弗许。”洧水，位于伊水之东，经郑国城南，东南流入颍水。“洧渊”，称“洧盘”，与“閼中”成“閼风”通，皆屈原变幻其辞而已。盘与渊字义通。《淮南子·泛论训》云：“盘旋揖让以修礼。”^③盘旋，即回旋往复。又《说文段注》：“渊，回水也。颜回，字子渊。”可见“洧渊”称“洧盘”，在语意上是可行的。另外，古沐浴之器称“盘”，如《礼记·丧大记》云：“沐以瓦盘”。^④而在《山海经》，神灵沐浴处，亦称“渊”。如《大荒南经》：“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北经》：“丘西有沈渊，颡项所浴。”由此可知，“洧渊”称“洧盘”，无论从字义，还是文化上，都符合情理。

最后，宓妃的行为，亦与洧水流域风俗相合。洧水流域，春秋时属郑地，盛行“淫风”。《诗经》“淫诗”多出郑卫，而《郑风》更多“女惑男”之诗。例如《郑风·溱洧》即描述了发生在洧水畔，女子主动约会、诱导男子的情景。故《白虎通义》云：“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诱悦，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⑤美丽而多情是战国时期对郑地女子的总体印象。《楚辞·招魂》：“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列子·周穆王》：“简郑卫之处子娥嫫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⑥《战国策·楚策三》：“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间，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⑦周地，即伊洛流域，该地女子与溱洧流域女子同样，被认为具有

① 徐文靖：《管城硕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6页。

②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4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39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18页。

⑤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7页。

⑥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1页。

⑦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55页。